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熊威,韩雨霏.多模态视域下的神话呈现、传承与发展研究——以山西女娲神话为例[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6(4):16-23.

多模态视域下的神话呈现、传承与发展研究

——以山西女娲神话为例

熊威 韩雨霏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女娲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始祖,在中国神话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在中华大地上保持着活态传承及动态发展。山西作为女娲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千百年来积淀了丰富多样的女娲神话资源。聚焦于女娲神话在山西的传承与发展现状,从多模态理论这一视角入手,剖析女娲神话的口头叙事、景观塑造、仪式展演等实践,有助于梳理女娲神话的文化遗产谱系,发掘女娲神话的传承与发展动力,推动女娲神话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遵循“朝向当下”的神话学研究路径,需要关注神话当代传承与发展的多模态特征,这不仅有利于全面把握神话的文化语境,也有利于深化拓展神话研究的视域。

关键词:女娲神话;神话学;多模态理论;神话传承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3)04-0016-08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神话体系中,女娲神话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女娲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创世母神和华夏文明的人文始祖^[1],不仅人物形象生动,历史功绩丰硕,而且文化意涵丰富,历史底蕴深厚,并经常与伏羲神话联系在一起,这也使得女娲神话成为中国影响力极大的创世神话,深刻影响了中国神话发展的文化轨迹,也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2]。在民间社会,女娲抟黄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等神话传说广为流传,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也深刻影响了民间社会的思想认知、娱乐情感、节日仪式和文化认同。

由于女娲神话的研究历史悠久,关涉学科众多,学术成果丰富^[3,4],笔者仅梳理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和人类学学科视域下的女娲神话研究成果,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民间叙

事研究。比如,杨利慧分析了伏羲女娲神话与兄妹婚神话的关系^[5],段友文和郑月探讨了从女娲神话到伏羲女娲神话的发展轨迹,及其背后呈现出来的中国神话的历史文化意蕴和民族文化精神^[6]。除了文本研究,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也在逐渐增多。比如,杨利慧等人对四个汉族社区的女娲神话的当代口头叙事进行了细致研究^[7]。二是民间信仰研究。杨利慧对女娲神话与信仰的古今形态及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8,9],并且探讨了官民协作这一中国非遗保护的本土实践对女娲信仰的保护历程^[10]。安德明对女娲信仰中的神话和灵验传说进行研究,认为二者的协作和互动是信仰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关键。^[11]李祥林对戏曲、庙会、行业神、食俗等领域的女娲神话及信仰进行了考察,并且在地域上从汉族地区延伸到少数民族地区,从大陆地区延伸到台湾地区及东南亚等地。^[12]三是性别视角研究。严淑华

收稿日期:2023-02-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南少数民族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中华文化认同研究”(22CMZ021)

第一作者简介:熊威(1991—),男,湖北武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俗学与人类学研究。

考察了女娲神话对涉县娲皇宫周边地区女性生活的影响。^[13]李祥林探讨了巴蜀地区民众对于女娲这一祖神投注的情感倾向性和性别话语意识。^[14]四是当代传承与发展研究。杨利慧以遗产旅游为背景,着重分析女娲神话的导游词,进而展示神话主义的发展倾向。^[15]杨泽经通过分析涉县娲皇宫五份导游词底本稳定性和差异性的历时演变,探讨了导游词对于神话讲述的传承与延续。^[16]张多关注的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女娲神话的遗产化进程,探讨了当代文化政治对女娲形象的重塑。^[17]李靖则以影视媒介中的女娲神话为分析对象,讨论神话传统在媒介化时代的表达特性和自主性,进而分析神话传统与当代世界和生命体验的关系。^[18]

可以看出,女娲神话研究底蕴深厚,视角多样,兼具文本研究和田野调查、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尤其是近些年“神话主义”研究思潮的兴起,更是给女娲神话研究注入了新的时代力量。但是,在探究女娲神话当代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研究重点放在女娲神话的文化景观营造、实践和逻辑上,而忽略了作为主体的人的想象、经验和情感。笔者认为,探究女娲神话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回到整体主义视角,既要关注物,也要关注人,更要关注人与物之间的交互关系,这样才能完整理解女娲神话传承与发展的文化图景。有鉴于此,本研究引入多模态人类学这一研究视角,以山西女娲神话为例,将女娲神话放置于日常生活场域,把握女娲神话的多模态呈现及实践,进而整体考察女娲神话在当代社会的传承语境、发展实践及文化逻辑。

二、女娲神话的多模态呈现

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资源,女娲神话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不仅得益于其祖源神话的独特魅力,更与其动态传承与发展的特性密切相关。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女娲神话的呈现载体、符号体系和意义指向也在不断重构,并通过文化再生产的方式,持续为女娲神话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动力。在田野调查中,我们看到山西女娲神话深度嵌入地域社会文化脉络之中,并且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因此,从多模态视角入手,可以更好地把握女娲神话在当代传承与发展的特点。

20世纪末以来,多模态成为热门研究话题,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19]。基于整体论视角和民

族志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出现多模态转向,凸显出主体性、场景性、融合性、互动性、交感性和技术性展示的多模态民族志方法^[20]。女娲神话作为一种复合型文化现象,呈现出多媒介、多载体、多面向、多维度的特点。本研究从口头叙事、文化景观、节日仪式三个角度入手,综合考察当代女娲神话的多模态特征及呈现样态,有助于梳理女娲神话的文化遗产谱系,发掘女娲神话的传承与发展动力,推动女娲神话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 女娲神话本土化的口头叙事

山西女娲神话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审美多样,并在讲述中与地方化的日常生活、风物景观、信仰实践结合起来,呈现出本土化的特征。具体来说,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神话为女娲的神奇降生提供了合法性解释。在山西洪洞县流传的一则关于女娲身世之谜的神话中提到,上古时期华胥氏在雷泽地区踩到脚印后受感怀孕,生下两兄妹,这就是后来的伏羲和女娲。这篇神话同时也强调了雷泽在今天的洪洞境内,脚印则是住在霍山南边的雷神留下的。^{[21](P22)}作为神话中神性英雄的主要降生方式,感孕异生在中国上古神话中屡见不鲜,这反映出初民的图腾观念和生殖崇拜。另外,在女娲神话的各类异文中,其母为华胥氏,其父却有着不同的版本,这折射出的是早期母系氏族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观念^[22]。同时,神话的发生地雷泽位于洪洞县,女娲降生于洪洞的神话也为当地人建构起身份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女娲后人”的文化身份使得民众承担起了传承女娲神话的文化自觉。

二是神话展现了女娲造人的创世伟绩。女娲造人神话最早可追溯至汉代《风俗通义》中“女娲抟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泥中”^{[23](P483)}的记载。在民间口传神话中,民众用自己的想象和方言使神话情节更加丰满,叙述语言的口语化使得神话讲述也充满了山西地方色彩。闻喜县一则《娘娘捏人》^{[24](P6)}的神话详细叙述了女娲造人的过程。在这则神话中,女娲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捏黄土作人,她还创造百家姓,启蒙人类思想,并充当了高媒神的职能。同时,神话讲述中提到的黄土、簸箕等,都是实际生活中的日常用品,将这些物品纳入到女娲神话原初的神圣叙事中,增加了神话与现实的联系,使得女娲造人神话也打上了深深的地域烙印^[25]。

三是神话描绘了女娲的救世功绩。山西平定县的《女娲补天》^{[24](P3~5)}神话就讲述了女娲“补天一正

地一治水一安凶兽”的救世故事,神话中女娲补天的材料是当地随处可见的“洋油干”,炼五色石剩余的废渣堆砌成了现在的东浮山和西浮山两座大山,两山之间的大坑则是女娲炼石用的炉灶的遗址。这则神话在讲述过程中带有鲜明的地理性标识,充满了日常生活趣味,使得女娲补天这一宏大神话叙事在演变中接近日常叙事,带上了人文的色彩^[26]。

除了这些传统的神话母题外,也有新的时代内容的注入。比如,山西交城县的琉璃咯嘣制作技艺就源自于当地流传的一则女娲补天神话:相传女娲补好天后就把剩余的液体收集起来,凝固成半透明的玻璃管,而这种玻璃管正是当地人制作琉璃用品的材料来源,因此女娲也被奉为交城县琉璃匠人的祖师娘,人们把每年的五月初九定为琉璃节,来感念女娲的伟大功绩^{[24](P5)}。“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作为大神女娲的杰出功绩,民间百业由此将神话叙事延展生发,将其跟行业神崇拜联系起来^{[12](P170)},女娲因此也就成为琉璃匠的鼻祖。

总之,女娲神话植根于山西独特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所展示的是远古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社会风貌,折射出中华民族早期人类征服自然的渴望、与灾难抗争的无畏精神、原始的图腾信仰和生殖崇拜等文化内涵。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山西又生产出更多具有时代特征的女娲神话文本。女娲神话的传承和发展不仅表现出山西的地域文化特征,而且强化了山西民众对于共同身份来源的集体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

(二)女娲神话的文化景观塑造

山西现存诸多与女娲神话相关的遗迹、庙宇和陵墓等文化景观,这是山西民众长期浸润女娲神话的文化结晶,不仅极大塑造了山西女娲神话的传承方式、发展路径和信仰图景,而且深刻影响到山西的道德伦理、审美倾向和文化情感。大体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类。

1. 作为神话象征的地方风物遗迹

如果说历史遗迹是见证人类文明存在过的活化石,那么神话遗迹则是神话文本可信度的直接证明。女娲作为中华民族的创世母神,其遗迹遍布华夏大地,山西现存女娲神话遗迹三十八处,大都集中于太行山地区和山西中南部一带。相关神话遗迹分为三类。

首先是女娲炼石补天遗址,关于其具体所在地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晋城市泽州县金村镇浮山。浮山位于太行山南端,明清以来的地方志均有浮山为

女娲补天遗址的记载。比如,清雍正《泽州府志·山川》载:“县东南三十五里,插入天汉,高若云浮,形家谓为天马。上有伏羲庙,北谷有娲皇窟,中虚如囊,相传炼石补天处。”^{[27](P41)}泽州县金村镇浮山上的娲皇窟也叫“补天窟”“翁婆头”,作为一处自然形成的大型石洞,窟内至今仍供奉有女娲及其侍女塑像,每年女娲诞辰,朝拜之人络绎不绝,已成为当地一处标志性的人文景观。二说是阳泉市平定县金村镇东浮山。东浮山是太行山的支脉之一,山头顶部分平坦,似“锅底”形态,被认为是女娲补天的锅灶所在之处。

其次是女娲的日常生活遗迹。临汾市吉县柿子滩岩画被认为是远古时期女性氏族社会的展演,真实地描绘了女娲补天的具体内容和伏羲女娲的日常生活状态,也是女娲在太行山区活动过的证明。

最后是伏羲女娲兄妹婚遗迹。晋中市寿阳县落磨寺村的命名就与伏羲女娲“隔山滚磨”“合磨成婚”的神话密切相关,当地至今仍保留了吃枣堆、放夜火等民间习俗,其意义就在于纪念伏羲女娲询问天意时的滚磨行为,而这些习俗的背后蕴含着民众朴素的生育崇拜和求子期盼。

2. 作为女娲信仰空间的庙宇宫殿

对于山西民众而言,女娲不仅存在于口头讲述中,而且还是具有神性色彩的崇拜对象。千百年来,山西民间建立的与女娲相关的庙宇宫殿不计其数。女娲庙宇宫殿,既是信众表达信仰实践的神圣空间,也是神话传承与发展的物质载体。

山西现存女娲陵庙主要分布在太行山、吕梁山一带以及晋南、晋东南地区,据统计约有21所庙宇留存^[28]。众多庙宇中,最为著名的是洪洞县赵城镇侯村的女皇庙。侯村女皇庙位于洪洞县城东北15公里,庙宇始建于周朝,并于宋开宝六年(973)被官方敕封,正式进入正祀。明清两代官方祭祀次数多达70余次,因而侯村女皇庙也被认为是祭祀女娲的唯一正庙,千百年来香火不断。明清时期的数次重修使女娲陵庙的建筑规模达到最盛。解放战争时期,女娲庙遭到了严重破坏,庙宇、陵墓皆毁于战火之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孟繁仁来到侯村考察,并撰写了《修复和开发我省珍贵的旅游资源——女娲陵》提案,这才揭开了重修女娲陵庙的序幕。而在这一规模庞大的修复工程中,侯村的民俗精英发挥了极大的助推作用。这一群体主要由退休教师和干部组成,作为非正式的民间权威力量,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在国家政策许可的条件下,为修复女皇庙和女娲陵四处奔

走^{[7](P196~199)}。侯村女娲陵庙的修复工程在国家、地方、文化精英三者合力下进行,他们将女娲陵庙打造成为文化寻根、祭祀拜祖的旅游胜地,通过赋予女娲现代文化身份,有力地促进了地方政治与国家政治的整合^[17]。在女娲庙的修复过程中,当地的女娲信仰也由地下的、零散的消极活动转变为了公开的、大规模的积极传承^{[7](P199)},特别是一系列女娲神话相关文化活动的举办,使得侯村娲皇庙的名气越来越大。现在,侯村女娲陵不仅是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女娲神话保护、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文化空间。

3. 展现神话创造性转化的现代景观

除了复原历史文化景观以外,山西各地还打造出一批现代化的女娲神话景观。2009年,泽州县文化馆申报的女娲补天神话成功入选第二批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泽州县也正式成为官方所认可的女娲神话之乡。依托非遗申报这一背景,泽州地方政府开始实施“华夏女娲文化园”的建设,该项目由政府牵头,当地企业投资,计划在浮山山脚下的安立村打造浮山娲皇宫文化,在保留村落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将其修缮成华夏女娲文化园,同时在园中组建女娲祭典仪式表演队伍,开展女娲祭典仪式演出,创编女娲题材的小型剧目等,供游客观赏和参与,但这一项目由于缺少宣传,知名度较低。同一时期,芮城县风陵渡景区也在2010年启动了浮云山女娲文化园的修建,总体规划以女娲始祖文化为主题,融合佛教、民俗等多元文化,目前景区内由下而上已经新建了云善堂、女娲文化广场、女娲圣像,恢复重建了始祖女娲宫、观音殿、通天门等建筑设施,形成了步步高的规划格局;同时,当地也成立了风陵渡黄河女娲研究会,连续数年举办中华女娲文化节和女娲文化、华胥文化等一系列中华母亲文化研讨会。目前浮云山女娲文化园已初步打造成为中华儿女寻根祭祖的胜地,并成为运城市乃至黄河金三角的一张文化名片。

除了依托原有的历史文化景观进行现代化改造之外,近年来一些新兴的女娲文化景观也层出不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太原方特主题乐园的《女娲补天》项目。作为集神话叙事和现代科技于一体的女娲神话景观与现代化娱乐设施,《女娲补天》属于室内车载式轨道项目,它充分利用现场实景特效、立体电影、机械特技、动感平台等技术,综合了巨幕、环幕4D电影、多自由度动感游览车等多项高科技游乐设施,将女娲补天创世的神话故事以全新的姿

态呈现在游客面前,让参与者身临其境感受上古洪荒世界的真实风貌,重温共工祝融大战不周山与女娲击退巨怪、采石补天的神奇故事。作为娱乐性质和神话内核兼备的现代化景观设施,《女娲补天》项目以女娲神话讲述和传承为主题,综合利用图像、声音、视频等多种模态,通过全新的内容创意、技术创新和精妙布局,产生视觉和听觉上的震撼效果,并融合传说故事、历史典故、民俗风情,使得“文化+科技”成为方特东方神画主题乐园用来讲述中国故事的全新形式。

目前,山西女娲神话保留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庙宇宫殿等文化景观,同时又结合时代发展要求,生产出诸多现代化的女娲文化景观,这些文化景观一同构成了女娲神话在当代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载体,通过文化景观叙事、展示和体验的方式,丰富了女娲神话的文化模态,增强了女娲神话的文化魅力。

(三) 女娲神话的地方化节日仪式实践

山西女娲神话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资源,不仅通过口头传说和文化景观进行传承和发展,而且融入到山西地区的节日活动和仪式实践之中。山西女娲神话为节日和仪式增加了文化意蕴,同时也成为神话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机制。山西历史上的女娲信仰相当兴盛,各地都保留了大型的女娲祭祀活动,这些节日仪式发展到当代,则以洪洞县的女娲文化节和黎城县的女娲庙会最为典型。

洪洞的女娲祭祀主要是以侯村为中心向周边村镇辐射的仪式活动,作为在历史上就进入正祀的女娲本庙,侯村娲皇庙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初十都会举办盛大的女娲祭典,庙会通常持续七天左右,在这期间,除了举行集体的祭祀仪式之外,当地民众也会邀请蒲剧团唱戏,组织“八音会”表演威风锣鼓等。虽然洪洞的女娲祭祀仪式在上世纪曾经中断过一段时间,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侯村女娲陵庙的恢复重建,与女娲相关的一系列仪式文化也逐渐复兴,特别是2015年首届女娲文化论坛启动仪式在侯村娲皇庙举行,全国20多名专家齐聚洪洞,对女娲陵庙、碑刻、出土文物等进行研究讨论,并举办了碑刻展、书法名家作品展、文物展和女娲文化论坛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肯定了侯村娲皇庙的正统地位。如今,洪洞的女娲文化节已经从传统的女娲庙会发展成为集民俗价值、经济旅游价值和学术研讨意义于一体的综合性节日。

不同于具备复合型文化价值的洪洞女娲文化节,黎城县西顶山的女娲庙会作为县域民众共享的

盛大聚会,则更多地保留了作为地方性庙会的特殊意义。西顶山女娲庙会采取周边十三个村落轮流坐庄的形式,每年由一个村子承办,其他村庄协助。在三月十五日之前,村民们就自觉清扫好娲皇庙,准备好祭祀仪式用的物品;黎城人认为三月十五日是女娲生日,因此当天也就成为庙会的正日子。在当天要进行女娲神像的游街活动,整个过程包含这样几大程序:游行队伍最前方有 4~6 人的“逼柳棍”起开道作用,提醒民众女娲神驾已到,闲杂人等避开;在“逼柳棍”之后还有“架”“神马”“神轿”“高台”等一系列队伍;游行队伍在途经每个村庄后,在中午十二点之前于娲皇庙前聚齐,正式的祭祀仪式也就开始了。黎城县女娲祭祀仪式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说话”,巫婆神汉们在庙会上要充当女娲娘娘的替身,不断替女娲娘娘“说话”,告诉村民今年的农事收成、旱涝灾害、如何消灭治病等;二是烧枷,也叫开锁,这是女娲娘娘保佑孩子平安健康成长的一项仪式活动,小孩出生后就由母亲带到女娲庙,象征性地戴上“枷”或“锁”,并且每年都要来庙里磕头祭拜,一直持续到 12 岁孩子长成为止^[29]。

作为地方性的节日活动和仪式实践,洪洞女娲文化节和西顶山女娲庙会鲜明地体现出了节日、仪式叙事对女娲神话传承的实践性功用。在这一过程中,女娲的神圣性不断被强调,地方民众对于女娲作为人文始祖的认同感也在不断加强;通过祭祀仪式和节日活动的筹备,不同群体、不同社区参与其间戮力合作,共同为办好女娲文化盛会出谋划策,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凝聚力,很大程度上也增强了人们对于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动了女娲神话的自发传承。

综上所述,山西女娲神话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在历史长河中,山西民众生产出丰富多彩的女娲神话。随着时代的发展,女娲神话也在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山西地方社会文化发展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山西女娲神话的多模态特征:口头传说与文本叙事并存,文化景观赋能与节日仪式实践互动,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交织,使得女娲神话呈现出听觉、视觉、触觉、感觉等多重感官交融的特点,既有外在的环境感知,又有内在的情感自觉,更有身体实践的参与,从而持续为女娲神话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动力。

三、多模态与当代女娲神话的传承与发展

女娲神话作为中华始祖神话中的一个经典类

型,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类神话文本的集合,其内容涉及神诞创世、孕育人类、文明起源等多种故事情节。数千年来,女娲神话传承主要通过民间口耳相传和典籍文献记载来进行,也辅以文物图像、仪式实践等传承途径。而在信息技术和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 21 世纪,神话的讲述语境在不断变迁,展现出多模态的特点,女娲神话的传承与发展也呈现出多元化样态,这不仅体现在对叙事内容的改造和重构上,也反映在多模态的传承形式中。不同模态的叙事内容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构成了女娲神话传承的文化动力,而传承形式之间的互补与强化也构建起女娲神话的当代传承架构,多模态的神话传承路径也势必成为未来神话发展的新趋势和神话研究的新思路。

(一)多模态语境:当代女娲神话传承与发展的文化框架

女娲神话的传承与发展,并不是单一的文化事象,而是建立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重感官基础上的。首先,山西民众是女娲神话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一代代人的口头传播,不仅使女娲神话沉淀为地方文化记忆,而且也推动着女娲神话深入人心。其次,文化景观的塑造,为女娲神话提供了直接的物质载体,让山西民众有了更多直观的视觉和触觉感知,夯实了女娲神话传承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最后,在节日仪式中,山西民众以身体实践的方式,参与到与女娲神话相关的文化活动中,全方位沉浸式感知女娲神话的魅力,这为女娲神话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当然,以上这些要素经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既调动了山西民众的多重身体感官,而且也形塑了女娲神话的多模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网络时代、旅游时代的到来,多模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媒介大众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介具有越来越强的杂合性,人们接收信息的渠道也呈现出多元化样态,人们不仅可以从单一文字模态的书籍和以语言模态为主的口头传播中获取信息,更能够通过电视电影、微信微博、短视频应用等一系列新兴媒介平台感知天下事。这种囊括多元化媒介,调动多层次感官的多模态已经成为人们传达和感知信息及其反应的常态。

正是在这种多模态语境之下,女娲神话的多模态表达与呈现也有了全新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原有的神话文本被改写,新的传说故事被生产制造,形

成了一系列情节多样化、主题多元化的新“神话”，比如说近年来网络文学中对女媧神话的借用和女媧形象的改造——《我在星际信仰女媧》^①，这部小说看似属于脱离现实世界的星际文和穿越文，但将女媧作为贯穿故事始终的叙述线索，体现了网络文学与中国神话的融汇。另一方面，女媧神话的讲述形式也展现出多模态化，依托不同媒介平台的神话讲述针对的受众各有侧重，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女媧神话的传播。如河南卫视在2023年元宵节晚会《元宵奇妙游》上以女媧神话为切入点的一部舞蹈作品《中国神话·女媧补天》，通过演员的舞蹈动作，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再现了女媧抟黄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的古老神话。节目将实景拍摄与舞台相融合，通过舞蹈这种表演艺术讲述神话故事，无形中推动了女媧神话的传承发展。总之，多模态为女媧神话的当代传承创设了活态的文化语境，搭建起女媧神话发展的基本文化框架。

（二）多模态内容：当代女媧神话传承与发展的文化动力

女媧神话作为中华始祖神话，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展现出延续不断的传承脉络，在历史文献记载的神话文本和口头传统的民间叙事的互动交流中，女媧形象的建构也经历了从民间到文献，又从文献到民间的反复过程，这种传承渠道的互动与包容作为一个不断再传承和再发展的过程，使单一的女媧形象不断延伸出新的内涵^[30]。在当代多模态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环境之下，女媧既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创世始祖，又是山西民间的地方神祇，兼具神圣性、世俗性的特征；同时，女媧不仅作为独立的女性神灵被民众崇拜祭祀，而且也 and 伏羲等始祖一起出现，凸显其母性色彩。女媧形象和女媧神话已经成为集传统文化符号和现代文化资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现象。

山西各地的女媧信仰历来繁盛，在民众看来，女媧不仅是创始祖神，还是地方保护神，兼具神圣性和人文性特征。山西地方的女媧庙会上流传的一系列灵验故事，更是成为体现神话叙事地方化和现代化特色的全新表述。人们通过祭祀女媧向神灵表达个人诉求，当愿望得以实现时，信众将其归结为女媧神力显灵，在这些灵验传说的口耳相传过程中，人神之间的距离被拉近，女媧也走下神坛，融入到民众的日

常生活中，实现了从“高高在上”的始祖神向地方神祇的转变，神话叙事向世俗化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也保存和延续了女媧神话。同时，女媧作为母亲神灵的功能在当代山西民间也得到凸显，在女媧的日常祭祀仪式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求子和求姻缘。在洪洞当地，一些婚后许久不孕的妇女或她们的母亲或婆婆就会去女媧庙中祈求女媧娘娘赐子，并通过在供桌下“摸鞋”的这一传统习俗来预测未来孩子的性别，而这些妇女在怀孕和生子之后都要来女媧庙中还愿供奉，以感念女媧娘娘赐子的功德。在这一过程中，女媧充当了生育神和媒神的职能，主要是以始祖伏羲的妻子身份被人们所崇拜，这也符合传统意义上对于女性神灵的文化想象。除此以外，女媧神话作为一种现代文化资源，也衍生出一系列符合大众审美的全新叙事，许多影视作品对女媧神话和女性形象进行了一系列的转化与利用。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系列作为融汇且重铸了神话传统的叙事文本，就是制作者利用女媧神话进行糅合改造以适应大众需求而创作的全新叙事，因此也成为女媧神话在当代多模态语境之下传承发展的优秀范例。

不同模态的女媧神话展现了不同的艺术特征，它们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推动着女媧神话的不断发展。神话叙事内容在当代的多模态呈现塑造出更加立体鲜明的女媧形象，女媧同时具备了人文始祖、地方神祇、母亲神灵等多种特质，女媧神话既是传统的文化符号，更成为现代的文化资源。正是这种多角度的神话叙事，为女媧神话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三）多模态形式：当代女媧神话传承与发展的文化结构

传统社会中女媧神话的传承与发展主要依托的是口头和文本两大途径，通过纸质文献，神话文本被长久地保存下来，同时，民间口耳相传的神话叙事也成为女媧神话保持活态传承的重要途径。但在信息技术和数字媒介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对于女媧神话而言，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神话传承路径，与以往相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神话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口耳相传，而是可以同时借助文字、图像、声音等多种媒介手段，融合视觉、触觉、嗅觉、听觉等多种感官，构建起女媧神话传承与发展的多模态形式。文化记忆理

① 《我在星际信仰女媧》一文是连载于小说网站晋江文学城的长篇科幻小说，作者笔名为“糖里加点茶”。

论认为,无论是口头/书面、传统/现代媒介,历史展示的三种基本形式是叙述、展览和展演^{[31](P129~155)}。如果说过去女娲神话的讲述形式大多停留在叙述层面,那么当代女娲神话更多的是通过动态化的展演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

作为结合图像、声音、视频等多种模态的综合性、现代化的文化景观,山西太原方特主题游乐园的《女娲补天》项目不同于传统的神话遗迹、庙宇宫殿等静态呈现的景观叙事,是通过动态化的展演形式将女娲神话鲜明地呈现在大众面前。《女娲补天》属于大型室内车载式轨道项目,它使用 3D、5G、VR、AR 等技术手段,再现了女娲抟黄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的古老神话。游戏将“保护五彩石”作为卖点,通过动感轨道车和虚拟影像的结合,模拟出神话中的真实场景,用年轻人喜爱的呈现方式创造出一场极具震撼效果的视觉奇观。方特《女娲补天》利用声音、图像、视频等传播模态,充分调动了游客的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在大众对于游戏的主观感知中推动了女娲神话的传承与发展。

网络时代对女娲神话传承与发展也产生着重要影响。比如,B 站中“阿斗归来了”制作的神话系列节目很出名,他在《中国神话体系完全解析》系列视频的首章《开辟篇》中,就系统介绍了伏羲女娲的相关神话。“阿斗归来了”视频创作的独特之处在于,结合典籍文献和民间传说进行论证,并借助丰富的图片及风趣的配音字幕等手段,达到科普性与趣味性的完美融合。在 B 站之外,近年来,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知乎、豆瓣等社区网站也参与到了女娲神话的讲述与传播中。总之,自媒体平台的女娲神话集中了听觉、视觉、情感甚至触觉等多种体验,对受众而言是一种触手可及的神话体验,它颠覆了以往神话存续的形式,甚至比传统意义上那些具有信仰属性的神话实践更有大众文化影响力^[32]。

得益于多种模态形式间的互补作用,女娲神话在当代的不同讲述形式也存在不同侧重的受众群体。自媒体平台 and 短视频网站已然成为年轻人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也就成为青少年乃至中年群体感知女娲神话的主要渠道;主题乐园中的《女娲补天》项目因其讲述方式的娱乐性质,其受众群体呈现出低龄化特征,少年儿童通过游玩能直接领略女娲神话的奥秘;而卫视频道作为面向全民的平台,对于神话的创新性转化也不断吸引着更多的年轻观众。在这种多模态语境下,不同形式的女娲神话之间相互配合,互相补充,不仅形成了全面立体的神话叙事结

构,也共同构建起神话传承与发展的文化结构。

四、结语

在信息技术和网络媒介高度发达的社会语境下,女娲神话的传承与发展构建起了以口头叙事、文化景观和节日仪式为主的传承路径,呈现出多模态的叙事内容和传承形式。在口头叙事的讲述中,讲述者和听众共同参与其中,在听说过程中实现了神话叙事的传播;作为神话传承的现实性表征,文化景观被附加了一系列神圣色彩,从而使神话叙事的真实性大大增加;与女娲神话有关的节日仪式的展演则综合了听觉、视觉、触觉、知觉等多种感官,将神话叙事扩展至实践层面,使女娲神话融入到山西民间日常生活中,为神话传承提供了整体性的推动力。正是这三个面向彼此间的互动作用,将神话与民众生活、地方社会相联系,既构建了女娲神话在山西的当代传承谱系,也树立起地方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同时,在多模态的文化语境中,不同内容的女娲神话之间的互动作用为神话讲述提供了文化动力,而多模态形式间的补充、强化关系也成为女娲神话传播的文化框架。多模态的神话传承与发展模式或许能为未来的神话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参考文献:

- [1]王宪昭.论女娲神话女性始祖文化身份的建构[J].社会科学家,2016(8).
- [2]王宪昭.论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的传承与演变[J].中原文化研究,2015(5).
- [3]杨利慧.女娲神话研究史略[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
- [4]王京,周园春.数据视域下的女娲研究态势及知识图谱分析——以中国知网 2236 篇论文为例[J].社会科学家,2021(10).
- [5]杨利慧.伏羲女娲与兄妹婚神话的粘连与复合[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6).
- [6]段友文,郑月.“单性异体”与“两性合体”:从女娲神话到伏羲女娲神话考论[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 [7]杨利慧,等.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8]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9]杨利慧.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10]杨利慧.官民协作:中国非遗保护的本土实践之路——以河北涉县女娲信仰的 400 年保护历程为个案[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 [11]安德明.文体的协作与互动——以甘肃天水地区伏羲女娲信仰中的神话和灵验传说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14(1).
- [12]李祥林.女娲神话及信仰的考察和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

2018.

[13]严淑华.女媧与当地女性生活[D].武汉大学,2013.

[14]李祥林.从性别视角看口头文学中女媧与诸神合作故事[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

[15]杨利慧.遗产旅游语境中的神话主义——以导游词底本与导游的叙事表演为中心[J].民俗研究,2014(1).

[16]杨泽经.从导游词底本看女媧神话的当代传承——河北涉县媧皇宫五份导游词历时分析[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5).

[17]张多.女媧神话重述的文化政治——以遗产化运动为中心[J].北京社会科学,2016(8).

[18]李靖.神话的电影媒介化讲述与本体研究:以《女媧补天》为个案[J].西北民族研究,2021(3).

[19]曹静.多模态[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20]王建民,曹静.人类学的多模态转向及其意义[J].民族研究,2020(4).

[21]辛中南.华夏始祖女媧与伏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22]张丽娟.山西洪洞女媧信仰调查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20.

[23]赵泓.风俗通义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24]李荣钢,臧云翔.山西民间故事·省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

[25]王子仙.山陕豫上古神话中的英雄形象研究[D].山西大学,2021.

[26]马桂君.山西神话传说的社会文化内涵和话语建构形式[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

[27]朱樟.泽州府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28]孟繁仁.黄土高原的“女媧崇拜”[J].中国文化研究,1999(2).

[29]张叶露.山西黎城县的女媧信仰研究[D].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9.

[30]王京.论“文化祖先型”神话的传承与创新[J].文化遗产,2019(3).

[31](德)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M].袁斯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32]张多.当代中国神话的大众化重构——基于新兴自媒体对神话资源转化的分析[J].文化遗产,2021(2).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ity

——Taking the Myth of Nvwa in Shanxi as an Example

Xiong Wei Han Yuf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

Abstract: Nvwa is the cultural ancestor of the Chinese nation,occupies an important place in Chinese mythology,and maintains a living inheritance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in China.As one of the birthplaces of Nvwa culture,Shanxi has been the accumulator of rich and diverse Nvwa mythological resourc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Focusing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Nvwa mythology in Shanxi,the paper analyzes the oral storytelling,landscape design,ritual performance,and other practices of Nvwa myth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theory,which helps to clarify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genealogy of Nvwa mythology,discover the dynamics of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and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Nvwa mythology.Following the path of “towards the present” in mythological research,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multimod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mythological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which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comprehensively grasping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mythology,but also conducive to deepening and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mythological research.

Keywords: the myth of Nvwa; mythology; multimodal theory; myth inheritance